

● 历史回眸

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

[美]史景迁

最近几年我去中国时，我发现有一个名字在我与之对谈的每一个中国人那儿都得到了反响，那就是麦特欧·利奇的中国名字——利玛窦。只要提起“利玛窦”立即就会带来微笑、欣喜和赏识。这个在 1590 至 1610 年间生活在中国的人还仍然贴近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里。他的墓最近又被重修并可供参观。

现在，每当想到这两本书，即《改变中国》和《利玛窦的记忆的宫殿》时，我便意识到在这种跨文化交际关系中我曾格外地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大讲特讲什么“外国性”，抑或是身处异域，或者一种文化介入另一种文化时遭际的困难等等让我这么做。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大约用了二十年的时光才促我从另一角度去扪心自问：如果西方人在中国因为他们的文化困难以及文化偏见的问题而这么地使我深感兴致，为什么我竟从来连一刻都没考虑过在早期，中国人遭遇西方文化和文明时所经历的困难呢？

中国人最早去欧洲的证据材料简直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以为历史学家应该是乐观主义者。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饶有兴致的课题，我们一般总能发掘出一些相应的答案来。各式各样的档案，各种奇异的收藏着信息的老杂志，以及书信、笔记、日记的杂集等，诸如此类的资料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现在我以为我们已有足

* 此文系史景迁教授 1989 年在美国米德伯里学院的讲演。